

行与思

滇池的闲章

黄立康(纳西族)



从卫星图上看,碧水无痕的滇池像一弯绿色的弦月。当你走近滇池,站在福保村半岛的滇池岸边看水看云看远山,收入眼底的除了浩荡的湖水,还有漫漶的往昔和空蒙的未来。其实,天地间光影明暗,弦月滇池早已布满了波浪的刻痕。只是雁过无声,而万物的光影和声响,也已沉入滇池,化作成一抹抹沉静绿意。

中国传统的绿色系里有那么多曼妙的绿色,光念出它们的名字都似玉珠落、萤光飞——竹青、苍葭、翠微、天水碧……滇池的绿是哪一种?云层在滇池上空铺向远方,阳光无法朗照,水波云浪间,细长青山留下薄且锋利的远影,试图割开水天一色。云层像一张连史纸,即将覆盖到滇池的印面上。云层淡薄透的地方,露出蓝,漏下天光。那光似刀,正在切割滇池,将它雕琢为一枚闲章。

闲章的美意与境界,其实就在一个“闲”字上。闲章上可以刻一个词、一句诗,或者是一个物象,化境成情。我曾见过一枚闲章,方正的印面,阴刻。但它只有残破的边栏,而内里空空,只收纳你的目光。当其无,方有器之用,可盛物。印面上未刻具体的物象,无形,随你所想。它虚怀着,似乎有所待,又似乎无所待。这枚闲章让我想到滇池的洪荒时代,那时的滇池狂野,群山是滇池的边栏,将滇池围成“器”,有盛物之用,盛满生命,造化自然。

我曾在攀登玉龙雪山望雪峰时捡到一块化石,几只小虫像石头开出的花,那是自然篆刻的闲章。化石,天地的篆刻,以骨骼带来远古生命存在的信印,将云南大地的生命演化连成一线。在滇池闲章的印面上,万物的形象也一一出现:中国犀牛、滇马,还有见证滇池岁月变迁的滇池金钱龟。在没有文字的时间里,万物都是奔跑的象形字。象形是人类在模仿自然、表达敬意。一个个不成文的实像,却像暗道般,将我们送回事物被命名的时刻。第一次见到“滇王之印”的印面文字,是在石寨山古

墓群入口处。那“滇王之印”是一个现代印章雕塑,阴刻,篆书,字体古朴,笔意刚劲。印章布局规整,端庄凝丽。真正的“滇王之印”由纯金打造,不足百克,拇指大小,“蛇纽,蛇首昂起,蛇身盘血,背有鳞纹”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沿着依山势而建台阶向上,我们前往石寨山古墓群,那里埋葬着战国至汉代古滇国国王及其亲族。1956年,“滇王之印”在此地出土。这枚金印是一件沉重且珍贵的凭信,印证了《史记》的记载:西汉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,汉朝天子“发巴蜀兵击灭劳浸、靡莫,以兵临滇。滇王始首善,以故弗诛。滇王离难西南夷,举国降,请置吏入朝。于是以为益州郡,赐滇王金印,复长其民”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。史书记载的岁月和广阔的疆域涵盖其中,精简为一段文字。那些被宏大叙事笼罩的漫长岁月里,古滇国的人们也在用方言唱着各自的“诗经”和“离骚”。当春秋战国的烽火照亮中原,古希腊城邦崛起于地中海,同一时空下,滇人亦曾崛起为云南青铜时代最耀眼的力量,建立起盛极一时的滇国。及至汉朝置益州郡,赐“滇王之印”,滇国被正式纳入共同的行政体系。

在石寨山古墓群采访的那天,我们面对着冬日下的古墓群。石寨山考古博物馆的解说员为我们指出出土“滇王之印”的6号墓的大概位置。春天的口信还没有传到石寨山,小山包被枯黄的荒草覆盖着。荒草顺着山势向天生长,左一束,右一丛,像火焰见风摇摆。这火焰让我想起匠人熔金的炭火。两千多年前,那位不知名的汉朝工匠受命打制“滇王之印”,他将碎金放进烧红的坩埚中熔炼,碎金变成液体,连成一体。将液体倒入模具等待冷却,再以小锤敲打,篆刻篆书,让一片山水有了入史的名字。打制金印的匠人或许并未意识到,遥远西南的人民、历史文化也正式以熔炼的方式,与广阔的中华大地融为一体。

民艺撷英

清晨,滇水河面笼罩着一层薄雾。覃老,这位会唱滇水船工号子的老船工,早早地坐到了新街口码头水泥石台阶上,安静地望着缓缓流淌的水面。他是受到我们的邀约,特意来此处接受采访的。我们想向他了解滇水船工号子这种民间音乐。

覃老说:“湖南有四条大水系,湘江、资江、沅江和澧水。滇水是澧水的上游支流,水流急,有很多险滩。因此我们滇水船工号子虽与澧水船工号子同出一系,但属于上河腔,声音高亢且急促,多用多数板和急板……”他边说边用布满老茧的手掌拍打着膝盖,节奏紧凑有力。

“水越急、滩越险,号子就得唱得越卖力,大家的力气才能拧成一股绳。”说完,他身体略微前倾,忽然后仰,双手在空中紧握着,仿佛抓着一根看不见的绳索,开始比画拉纤的场景:“嘿哟!嘿哟!要使劲哟!船儿破浪往前奔哟!滩险浪高踩脚下哟!”

我问道:“您行船都去过什么地方?”“石门的山和水,都跑遍了。”他一说出那些熟悉的地名:龙门出水、宜沙老街、水南渡、铜锅寨、包家渡、万寿宫、袁公渡、仙阳湖、皂市渡口、将军渡……从滇水源头的龙门出水,到中游湖光山色的仙阳湖,再到下游烟火气息浓厚的渡口古镇,覃老娓娓道来每个地名背后的故事。我忽然明白,滇水船工号子不仅仅是歌声,更像连接这方水土的精神血脉。

“滇水船工号子的历史十分悠久,20世纪80年代初,石门县都还有拉纤的船工在喊唱。”覃老略带感伤地说,“可惜这些都慢慢消失了。”

覃老一番话,把我们拉回到石门先人们的行船岁月里。六百多年前,元末乱世中,土司王覃添顺起兵相助朱元璋打败陈友谅,被封为“武德将军”,世袭添平千户所正千户,管理整个滇水流域。覃氏由此成为这里的大族,祖先们在滇水边开山筑寨,建起铜锅寨。劳动的号子声在山崖间回荡:“山高石硬不畏难哟!嘿哟!嘿哟!夯土筑城守河山!”由于地处深山,道路艰难,筑城所需物资难以陆运,覃添顺就召集一批船工负责水路运输。这也是文献里关于滇水船工的最早记载。直到今天,铜锅寨断壁残垣上,依然能看见当年夯锤留下的痕迹,默默见证着那段筑城守土的历史。

约三百年后,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传到了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添平土司辖区。大量江西商人来到石门,为滇水流域带来浓厚的商业气息。船工们弯着腰,将商船泊在滇水每个角落,号子声整齐但多了几分忧愁:“风吹来河儿弯哟,情牵故里梦难安。帆船载着乡愁去,何时归乡见爹娘。”商人和船工在滇水与商溪河交汇处建起万寿宫,里面供奉有城隍老爷、许真君雕像等,以此保佑行船平安和寄托乡愁。水南渡、将军渡、包家渡、袁公渡等渡口也在此时逐渐形成。谁承想,20世纪皂市水库蓄水,碧水淹没了万寿宫,后人们只能望着流动的水面遥想古时的景象。

到了清末,粤商卢次伦怀着“实业救国”的理想来到宜沙老街创办了“泰和合”茶号,鼎盛时,茶号雇用了六千多名员工,牵动着上万茶农生活。码头上,船工们齐声唱着号子,将一箱箱宜红茶装上商船。这些茶沿着滇水北上,最终被端到欧洲皇室的桌面上。茶叶带来的财富开阔了船工们的视野,更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。

及至五四运动兴起,“石门三杰”王尔琢、陈振亚、郑洞国乘小船启航,滇水的波光承载他们的救国理想,号子声多了几分慷慨和悲壮。短短三十年,革命风潮席卷中华,旧时代的阴霾逐渐散去。1949年秋,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船头飘扬,两岸齐声唱起新的号子:“太阳出来照河面哟,船工翻身做主人……”

这跨越千百年的滇水船工号子绝非单纯的口号节奏,它的每一次音高起伏,都刻着滇水的沧桑与荣光,在时间的长河里久久回荡。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不变的,千百年的历史也只在滇水河中一片浮沉的落叶。曾经辉煌的滇水船工号子,承载着一代代船工的血汗与悲欢,回响在险滩与急流之间,却也难以抵挡时代变迁。随着机械船只和公路运输兴起,船工这一行当渐渐落寞,回荡在峡谷水岸的号子声也慢慢消散,只余下奔涌的河流诉说着远去的故事。在这不变又时刻变化的新街码头,我总觉得还没看透什么。思绪间,难免生出诸多的感慨。

沉默的气氛有些尴尬,我又问:“做这行辛苦吗?”覃老答:“苦啊,但没办法,为了生活。”“那遇到险滩怎么办?”“再难的险滩,号子一喊就过去了。你看上游滇水,全是险滩,我们划船都是拿命来拼。过了石门进澧水,水面才平缓点,船漂着,一路到洞庭湖津市大码头,才能松口气。要是得闲,还能上岸看场戏解乏。人生不也是这样?先苦后甜,难关难过关过。那些险滩看着吓人,咬着牙就过去了。”

滇水船工号子明知会被时间吞没,可仍然在峡谷中唱出回响。当我们把刹那的温热融进文明的长河,每一处微小的浪花,也终会成为永恒的潮汐。

结束交谈时,覃老脸上带着豁达的笑容与我们挥手告别。他弯着腰渐渐离去,最终消失在街角。滇水依旧从身边流过,向远方延伸,带着千万年不曾改变的节奏,也带着某个老船工留在世间的,最后一缕带着烟火气的号子尾音。

“伙计们!放排喽……”

滇水船工号子:

伙计们!放排喽

宋嘉晴(土家族)

阿帕,我永远的亲人

巴里恩·努尔太(哈萨克族)

我的阿帕(哈萨克语,即奶奶)很疼爱我,在我小的时候,阿帕常把我揽在怀里,弓着背在房子里走动。她的腰疼,走路时双手撑着膝盖,缩着像只虾米,可怀里永远暖烘烘的。“饿不饿?”她掀开锅盖,给我掰下一块刚炸好的包尔萨克,油星子溅在她古铜色的手背上,烫出一个个小泡。阿帕的围裙口袋里永远有奶疙瘩,人们总说“阿帕在的时候,你家的桌布从没收起来过,因为往来的亲友络绎不绝”。有她在的毡房是整个家族的暖炉,而我是被她衔在嘴里的雏鸟,得到了她全部的爱。

除了像虾米一样弓着的背,我还记得她尖尖的鼻子。翻开老照片,我才发现,我和阿帕的鼻子真的很像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她并非我血缘意义上的阿帕。我从长辈的口中得知,阿帕是爷爷的续弦。她虽是孩子们的继母,却像亲生母亲一样爱他们。她用一生的操劳弥补了孩子们空缺的母爱,从未让他们感觉到亡母的伤痛。她走亲戚的路上,总绕一段路,带孩子们去亲生母亲的娘家。阿帕一遍遍地叮嘱她的继子们:“人不能忘了本,得记着你亲妈那边的亲人。”再后来,她的腰受了伤,走起路来总弓着半个身子,却仍坚持带孩子们去看望生母的亲戚。她的脚步慢了,却稳稳踏出了走亲访友的路,把原本散了些的大家族,慢慢拢在一起。我总想不通,这是怎样一份博大的爱?一个继母,竟把非亲的血缘护得这样周全。她就像院子里的苹果树,不声不响地把根须往家族的土壤里扎,扎得深,扎得稳,慢慢就撑起了一片连着过往的荫凉。哈萨克人的一生与歌声缠绕在一起。出生时,母亲

的摇篮曲悠扬低回;出嫁时,女儿以哭嫁歌告别身后的少女时代;死亡降临后,亲人们又以古老的曲调,将哀痛拉得悠长,最后被葬进那挽歌中。

窗外飘来哀怨的挽歌,我知道这首歌要飘向哪里。它让我跌进时光的漩涡,回到阿帕离世的那个清晨。那时的我还不知死亡为何物,只觉得她安静地躺在铺着新被褥的毡房中央,面容慈祥得像往常哄我入睡时一样。大人们忙着准备葬礼,我竟爬进被褥,挨着阿帕的身体沉沉睡去。前来吊唁的人们拖着长调哀号,哭声从远处便漫开,给屋门口的人报信。门口的男人拄着长棍,头颈垂得很低很低,低沉的歌声从胸腔深处涌出,古老而苍凉,像冬日的风掠过枯草。他们唱逝去的亲人,唱未说完的话,唱生命如蚂蚁般渺小、如流水般消逝。眼泪顺着胡须滚落,但他们的声音仍克制、沉重,不肯让悲痛彻底击垮自己。屋内的女人拖着长长的裙摆围坐,一方手帕,一抹眼泪,哀怨的唱词喷涌而出,尖利的哭喊声层层叠叠,不断上扬,仿佛要将人撕碎、将天际刺破。哭声渐渐化作绵长的呢喃,像一缕游丝飘向远方。女人们精疲力竭地伏在地上,泪水仍在无声地流淌。一句起调,万声相和。直到暮色四合,直到星辰垂落。

活着的人用绵长的哀歌丈量悲痛,死去的魂灵在瞬间定格了生命。直到送葬队准备离开,我才懵懂地想要跟上,小叔伸出的手已经碰到我的衣角,却被一句“女娃娃不能送葬”生生截断。作为女孩,我只能站在毡房门口,看着队伍越走越远,扬起的尘土渐渐模糊了阿帕的身影。在那最后一眼,我看见白色的布包裹着她瘦小的身体,像一片寂静的雪花,被抬上马车,驶向草原深处。那素布的白,成了我记忆里最清晰的离别,也是我第一次真切认知到“死亡是永远离别”。那是我的阿帕啊!她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不疼爱我,为什么在她长眠后,我却不能送她最后一程呢?

阿帕去世时,我的年纪很小,许多记忆已经模糊,她的模样和她对我的爱,大多是在我长大后从亲友长辈口中慢慢得知的。每当长辈们看见我,总会提起阿帕:“你阿帕走到哪儿都要把你牵着。”

十四岁那年,叛逆的我摔碗顶撞母亲,她扬起的手掌在空中颤抖良久,最终重重拍在了自己腿上。到现在,我还是家族里唯一没挨过打的孩子,连脾气最暴的父亲,生我气时也不过是红着眼摔门而去。听亲戚们说,儿时调皮捣蛋的我每次惹怒父亲,阿帕就会踉跄着冲来,用佝偻的身躯挡在我面前,枯枝般的手指死死揪住父亲的衣襟。她的呼喊声能穿透整条巷子,像座无形的高山,为年幼的我抵挡住狂野的风暴。

阿帕的护犊之心不仅庇佑了我的童年,更在父母心口刻下永远的戒律。直到她离世多年后,父亲醉酒时仍会喃喃:“不能打,不能打。老娘在天上看着呢……”

Advertisement for 'Spine' (脊梁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, including 'Reportage Literature', 'Middle Stories', and 'Short Stories'.

Advertisement for 'Sichuan Literature' (四川文学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, including 'Famous Authors', 'Narrative Texts', and 'Essays'.

Advertisement for 'Huaduan Publishing' (华典图书出版) featuring a call for manuscript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publishing services.

Advertisement for 'Beijing Literature' (北京文学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, including 'Middle Stories' and 'Short Stories'.